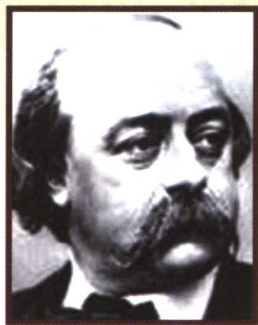


天涯文论丛书



FLAUBERT
AND
MODERN THOUGH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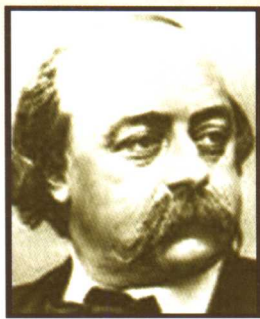
福楼拜与现代思想

王钦峰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FLAUBERT
AND
MODERN THOUGHTS

福楼拜与现代思想

王钦峰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楼拜与现代思想/王钦峰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 12

(天涯文论丛书)

ISBN 7-227-03379-1

I. 福... II. 王... III. 福楼拜(1821~1880)—
思想评论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1977号

福楼拜与现代思想

王钦峰 著

责任编辑 贺飞雁

装帧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市飞马印刷厂

开本 880×1230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60千

印数 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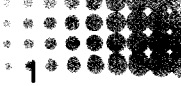
版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27-03379-1/K·388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天涯文论丛书”是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新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几年前，我学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在全国产生了较好影响。经过多年努力，一批教授、博士的新著相继完成，考虑到老师们多年来付出的心血，我们决定推出这批成果。本丛书原计划出版七本，但由于各书完成时间前后不一，所以其中部分著作已在学科支持下通过其他途径面世。

本丛书冠以“天涯”之名，主要源于该词在地理、文化上的狭义而非广义，这里指的是以湛江所在雷州半岛和在地理文化上与之具有密切关系的海南岛为主体的中国陆地最南端地区（属于古人所说的“海国”范畴）或南部粤语文化圈。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向来不是一种封闭型的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红土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一种具有较强包容性和混杂性的文化。该地区的语言状况非常复杂，是一个由闽、粤和客家等多种方言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复杂的语言系统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族群迁徙、文化杂交和人文积淀的结果，折射出两千年间中国地域文化的关系史。随着秦、汉、元兵的南进和元末明初战乱的爆发，闽越一带的老百姓、西江一带讲粤语的居民、福建汀州府及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纷纷南逃或南迁至雷州半岛、海南岛，致使



福

襟 舞 与 现代思想

该地区的文化具有迁徙文化的成色。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也有构建外向型文化的条件,这既是湛江能够成为我国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的原因,也是1898年法国政府以租借广州湾为名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湛江和海口为主体的南海北岸地区实际上是当地俚僚文化、中原文化、闽语和客家文化及殖民地文化的杂混之所。

由于地处天涯,中国陆地最南端地区也是处罚逆子贰臣和天生具有反骨的知识分子的好地方。该地居民原以百越族为主,其文化生态属于原始的俚僚文化,且人迹罕至,有南蛮之地的称谓,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人士一般不来此地,除非被朝廷流放。史载,唐宋以来被贬谪到湛江或在湛江逗留的名人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不得志者流亡至此,从雷州罗湖的水波中依稀领略到文化中心杭州西湖的美姿(苏轼有诗句“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忆杭州”),所题楹联和留下诗词、墨迹无数。我们认为,从该地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出发,中心和边缘、中原与南蛮、国内与国外、陆地与海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均能够方便地收入眼底,进入流放者的反思空间。我辈均从北方迁徙而来,是苏轼等流放者衣钵的继承者,今日重蹈古代流放者的足迹,除了与古人神交,体会此地文化的独特与混杂,从某种程度上还肩负着文化探询的使命。

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在探询该地区文化的特质,而是秉承天涯文化所蕴涵的流亡、反思和追求开放性、混杂性的基本精神,通过怀疑现有的成见,融合不同的视界,和立足于文化和地理的边缘,探究国内外文学文化的意义及其互动逻辑。本丛书的主旋律是与来自中西不同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展开对话,思考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动态关系,同时思考文学性得以发生的

符号学机制。王钦峰教授的《福楼拜与现代思想》通过悬置欧美学者持续使用的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批评模式，把福楼拜独有的思想体系放在与现代主流思想、现代文化及其所凝聚的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中去研究，得出了福楼拜是一个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反对者及现代文明的挑战者的结论。王阳教授的《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中外文学文本的叙述符号分析》是对他四年前《小说艺术形式分析》所提出的叙事学理论的发展，该书在与国内外叙事理论的潜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符号学思想，探讨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形式规则，从多个侧面对文学文本的符号结构、文本内外诸种可能世界的主体、意义及关系进行了描述。赵金钟教授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不仅探讨了中国新诗在取代旧体诗而在文坛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在语言、结构方式等方面所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还探讨了民间性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持续存在的基本规律，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新文学的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张德明博士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则从宏观上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张力结构的存在，指出这种张力结构的形成是由西方文学理念的中国移植和中国本土经验的现代转换的冲突性选择所导致的，从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些探讨为转型期的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界。

最后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他们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的鼓励也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增加了信心。

王钦峰

2006年12月

序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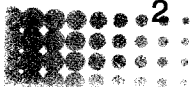
MULU

绪论 国内外福楼拜研究综述及本书的思想	1
第一节 福楼拜研究在西方	2
一、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中的福楼拜	3
二、二十世纪福楼拜研究中的意识批评	12
三、形式批评和阐释的多元化	21
第二节 福楼拜研究在中国	28
第三节 本研究的目的是和基本观点	48
第一章 福楼拜与科学主义(上)	52
第一节 从李健吾先生的研究开始	52
第二节 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科学主义	54
一、自然科学的成功与理性的扩张	54
二、法国文学美学主动乞援于自然科学	57
第三节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福楼拜风格的支撑点	62
第四节 福楼拜创作中的科学精神	68
一、福楼拜的体察现代生活的医学意义的心	68



福
楼
拜
与
现
代
思
想

二、福楼拜叙事话语的科学特性	72
第五节 福楼拜对文学的艺术本体地位的维护	77
一、巴尔扎克的“美丽的死蝴蝶标本”	78
二、福楼拜与世界的灵动形象	82
第六节 福楼拜与自然主义真实观的冲突	90
一、福楼拜与左拉文学观的对立	90
二、福楼拜对于自然主义真实神话的消解	95
第二章 福楼拜与科学主义(下)	100
第一节 福楼拜是生物主义的对立面	101
一、生物科学的成熟及其文学影响	101
二、福楼拜与生物科学	103
三、福楼拜作品中的灵性和对生物主义的拒绝	107
第二节 毕夏和卡巴尼斯的意义	118
一、福楼拜对毕夏和卡巴尼斯的推崇	118
二、毕夏和卡巴尼斯意识形态学的意义	120
第三节 福楼拜在内省问题上与实证主义的冲突	125
一、实证主义对心理学内省方法的排除	125
二、福楼拜对于内省方法的执著	129
第四节 福楼拜作品中的理性滥用主题	135
一、《布瓦尔和佩库歌》:人类蠢行百科全书	136
二、科学真理的普适化及其危害	145



第五节 《布瓦尔和佩库歇》对于科学体系的质疑	150
一、科学体系的自相冲突问题	151
二、科学的公认原则和结论的确定性之不可能	152
第六节 福楼拜的基于有机论思想的诗学	159
一、福楼拜的有机论思想及其来源	159
二、福楼拜的基于有机论思想的综合诗学	170
第三章 福楼拜与历史主义	177
第一节 欧洲历史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	178
一、历史主义的概念和逻辑起源	178
二、历史主义与历史决定论的特征区分	183
第二节 历史主义在法国的分流	187
一、遏制历史主义在法国出现的几种力量	187
二、福楼拜与启蒙主义历史观	190
三、福楼拜与法国的宿命论史学和描述史学	194
四、福楼拜、法国诗学与历史主义	202
第三节 福楼拜对历史进步神话的怀疑与驳斥	209
一、郝麦精神、进步与现代专制	210
二、逃避现代技术、工业和现代政治制度	212
三、崇拜古代的奴隶制与君主专制	217
四、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进步而艺术	220



福

楼

拜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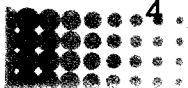
现

代

思

想

第四节 福楼拜驳斥孔德的历史观	222
一、巴赫金论福楼拜和他的另一种时空	222
二、孔德的愚蠢在于要给历史下一个结论	226
第五节 福楼拜:社会主义的敌人	235
一、福楼拜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批评	236
二、《布瓦尔和佩库歇》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	250
三、福楼拜对于文学的社会主义使命的否定	252
第六节 《萨朗波》与历史主义	254
一、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意识	254
二、福楼拜的历史小说和历史观念	259
三、《萨朗波》对历史的精神存在的表现	266
四、驳圣勃夫:围绕另一种时空展开的较量	275
五、驳弗洛纳:权威学究的指关节被击碎	289
六、福楼拜的历史文化多元论观念	294



绪论 国内外福楼拜研究综述及本书的思想

在福楼拜接受史上,存在一个奇怪现象,即在普通读者和部分精英读者那里,福楼拜具有完全不同的面目和价值。其公认的艺术地位实际上是由一批精英读者为他确立的,而他的卓越成就和特殊价值却往往不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接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福楼拜的作品明显地缺乏娱乐性和可读性,属于罗兰·巴特所说的“可写”的作品之列。在他们看来,福楼拜的作品既缺乏巴尔扎克小说的那种情节剧般的紧张和人物类型的多样化,也缺乏司汤达式的智慧、气魄和政治的老练,甚至缺乏左拉的狂暴、原生态的情欲和空想的狂热。尤其是他的域外题材小说,如《萨朗波》、《圣安东尼的诱惑》等,在内容上显得过于生僻,甚至让人感到矫揉造作,难以领略其中奥妙。即使那些给他带来声誉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如《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也似乎只是微弱地关涉到了所反映时代的社会历史进程,难以产生什么历史效果。几乎可以说,在普通读者眼中,除了《包法利夫人》外,福楼拜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令人难以卒读的。

但在作家和学者们眼中,福楼拜的价值和意义却完全不同。有一批伟大的作者,如波德莱尔、乔治·桑、左拉、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等,都因各自的原因而对福楼拜表示赞赏。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则认为,福楼拜实际上并不是在给大众或普通读者写小说,而是在为小说家们写小说,为此他把福楼拜称为



福

楼

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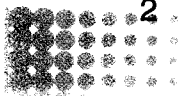
与
现代思想

“小说家的小说家”(the novelist's novelist)^①。就学术批评界的情况而言,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关于福楼拜及其作品所展开的论争,不仅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趋于淡化,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在二十世纪,福楼拜研究在欧美学界日益成为显学,其意义不仅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而且也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社会学等诸领域中显示出来,这种情况对于一位百余年前的作家而言,确乎是难以想象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福楼拜和他的作品如此引人注目,福楼拜和他的作品在现代语境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将是本著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在做这项工作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国内外一百五十年来福楼拜批评和研究的主要成就作一个简要的综述,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显示福楼拜及其作品已经被批评界所揭示的意义,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了说明,现有的福楼拜批评和研究究竟呈现了怎样的特点,还存在那些不足,哪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化和开拓等,这是本著就自己的论题展开研究的重要前提。

第一节 福楼拜研究在西方

西方批评界对于福楼拜的批评与研究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已开始。概而言之,这些批评与研究具有多阶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既包含对于福楼拜作品的最严厉否定,也包含对于福楼拜作品艺术价值的高度推崇和过度阐释;同时,不同的批评者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使用不同的批评方法,对福楼拜作品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基本上可将这个漫长的批评历程分作三个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的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大约从《包法利夫人》发表算起,主要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余波则达至二战以后,这个阶段是以外部批评为主的阶段,其主导倾向是把福楼拜视作一个现实主义者;第二个阶段从二十世纪

^① Henry James,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M. Shapira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p. 281., p. 254.



二十年代开始到六十年代,这个阶段是以意识批评为主的阶段,它的主导倾向是把福楼拜视为一个意识和情感的表达者或理想主义者;第三个阶段从大约六十年代开始直至九十年代,这个阶段是以形式批评和多元化批评为主的阶段,主导倾向是把福楼拜视为一个非决定论者、一位抵制结论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下文试分述之。

一、社会历史批评视野中的福楼拜

从1856年《包法利夫人》发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于福楼拜的社会历史批评(含道德批评)一直在福楼拜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二十年代以后,关于福楼拜的各种现代批评,如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和东方学批评陆续出现,但社会历史批评仍然在福楼拜研究中得以延续,直至六七十年代未衰。就总体趋势而言,福楼拜研究中的这一批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兴奋点,早期主要倾向于道德批评,二十年代以后以使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为主,六七十年代则脱变为社会学研究和发生学批评。

1. 道德批评与早期的福楼拜研究

早期批评家一般关注福楼拜作品的道德效力,或从道德角度对福楼拜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控告。这一批评的主要逻辑,是将读者当作被动的受教育者来看待,并要求作家明确地介入到作品中来,在人格上、精神上引导读者。按照这种逻辑,十九世纪的文学家兼道德巨人雨果和狄更斯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其他作家的表率,而福楼拜则始终被打入道德的冷宫,在该诅咒者之列。由于过于充满道德感,福楼拜时代的绝大多数批评家都不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去接受福楼拜的作品的。以《包法利夫人》为例,虽然他们也承认福楼拜观察人物非常敏锐,承认福楼拜对于人物的塑造令人难忘,但却责备他只选择一些人类社会和自然中低级琐碎之物去描写,忽略了那些真正能够在道德上提高读者的东西。他们同时批评福楼拜没有公开谴责笔下人物的卑鄙堕落,而只是平静地、非个人化地报告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告诉读者应当如何行动;



福

楼



拜
与
现
代
思
想

福楼拜所谓的“无动于衷”(impassibility)实际上是对人物的不道德麻木不仁,而且未能为美德辩护。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认为,福楼拜有歌颂通奸的嫌疑:如在叙述者的话语表述中,爱玛竟然因通奸而变得容光焕发,因拥有一个情人而自我炫耀,而作者不仅不出面给予评论,而且模拟爱玛本人的声音叙述这种淫乐,并安排爱玛在通奸中重新发现婚姻生活的陈词滥调,这无异于贬低婚姻本身。帝国检察官在《包法利夫人》讼案中对福楼拜的指控,显然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福楼拜作品的道德状况的担忧。同样,大多数批评家们还发现,福楼拜的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创作态度实际上是他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的证明。

道德批评的代表有杜朗蒂(Edmond Duranty)、圣勃夫(Sainte-Beuve)和奥利维里(Barbey d'Aureville)等人。杜朗蒂是《现实主义》杂志的发起者,他曾经攻击《包法利夫人》是一部“没有感情、没有感觉和没有生命”^①的小说。圣勃夫是十九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批评家,就个人关系而言,圣勃夫与福楼拜比较融洽,但他其实并不欣赏福楼拜的极端冷酷的现实主义和他对于手术刀般技巧的过度强调,他反对福楼拜的无所不写的笔法,不满他的毫无温情和体谅的语气。圣勃夫在福楼拜的人物身上仅仅看到了卑鄙、悲惨、自命不凡和愚蠢这些品质,认为福楼拜没有在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张吸引人的或值得尊敬的面孔上表现出美德来,认为他没有能够为人们提供帮助,或提供安慰和符合人性的见解^②。《包法利夫人》之后,圣勃夫对福楼拜其他作品也多所批评,比如称《萨朗波》夸张、怪诞而残忍,具有萨德式想象成分等^③。奥利维里则更以空前的姿态声称:“如果人们不

① Edmond Duranty, “Review of Madame Bovary”, 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49.

②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三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9页。

③ 参见福楼拜1862年12月23—24日致圣勃夫函, in Francis Steegmuller ed., *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57—188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 1982. p. 45.

去感受某种激情或者反其道而行之,那么人性中就不会再继续拥有主体。而福楼拜逃脱了人类精神的这一基本定律”^①。直到福楼拜创作生涯晚期,批评家们才对《包法利夫人》持有一种基本上说是欣赏的态度。

当时的多数批评家都是把《萨朗波》(1862)和《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当作一种恶劣的作品来谴责的。比如他们认为《萨朗波》矫揉造作、歇斯底里,令人不寒而栗,有着虐待狂般的冷血的狂乱、放荡,和单调乏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圣勃夫即是一例,上文已述)。至于《圣安东尼的诱惑》,批评家们则以为该作似乎又回到了《萨朗波》那种语无伦次的、过度书呆子气的异国情调。亨利·詹姆斯责备这部作品全由“奇特的、人工化的和冷血的图画构成,充满了奇形怪状和令人厌恶之物,而等到作者真正去处理美好的东西时,比如希腊诸神的队列在基督教的光照下变得黯淡无光(这是一种来自于美德胜利的富有教化意义的景观),他就会令人难以置信地变得平庸无能”^②。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和道德主义的钳制,福楼拜时代的大多数读者也像后来的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一样,不能够认识到作品的生成原则正是在于精神的投射(福楼拜虽然反对在作品中直抒胸臆,但常常发出某些暗示以投射个人痕迹),认识不到这种生成原则是一种将自己难言的思想情感归诸某种外在存在物的防御机制。由于这种机制的存在和作用,那些在幻梦中困扰着安东尼的魔鬼和怪物们变成了作者人格的某种延伸,或者成为他的记忆的一种体现。批评家们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1869)大多持欢迎态度,原因在于,它在主题上又回到当代的世界和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们在这部作品中再次发现,

^① Barbey d'Aureville, "M. Gustave Flaubert", 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50.

^② Henry James, "Flaubert's Tentation de saint Antoine", in Laurence M. Porter ed.,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 Boston: Hall, 1986, p. 145.



福

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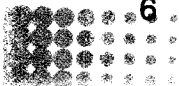
拜



现代思想

他的观察技巧、他对细节的敏锐处理、他的小心翼翼的精炼风格，重又被他那对于微不足道和低级可耻的东西的迷恋所抵消，他仍然保持着那种不合时宜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批评界有时也欣赏他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原则，但却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当福楼拜提出与浪漫主义的自白式情感流露分道扬镳的时候，他们才欣赏这一原则，因为批评界对于浪漫主义早已不能容忍；而在写到丑恶和通奸却还要求无动于衷的时候，这种原则只能意味着冷血和不道德。

在福楼拜去世以后，人们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福楼拜创作套路的非一致性，他们在批评福楼拜现实主义主题的微不足道的同时，对其现实主义作品基本上还是有好评的，相对而言，福楼拜的浪漫主义的放纵和相关作品则受到贬低。马克西姆·迪康（Maxime Du Camp）在其《文学回忆录》中披露了福楼拜早年的一些创作情况，如福楼拜很早就写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第一稿本，只是在迪康和路易·布耶的尖锐批评之下，福楼拜没有出版这部作品。福楼拜去世后，出版于1881年的未完成作品《布瓦尔和佩库歇》表明，福楼拜又回到了他那单调乏味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上来，该作描写了两个退休的抄写员试图掌握关于人类知识的所有实际使用方法，但一无所获，终于重归抄写。批评界认为这两个出版事件揭示了福楼拜完整的创作轨迹，使人们看到了福楼拜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其中《圣安东尼的诱惑》（1849年稿本）、《萨朗波》（1862）和《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年稿本）代表的是浪漫主义的放纵和过度，而与它们交织出现的《包法利夫人》（1857）、《情感教育》（1869）和《布瓦尔和佩库歇》（1881）则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收缩和克制。当他创作自己的三部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时候，他试图通过详尽无遗的文献训练来极力遏制自己的想象，然而结果却是，他既遏制不住自己的想象，又使纳入的文献资料变得难以控制，这反而使他的作品看起来书呆子气十足，变成某种“由博学勉强制造



出来的东西”^①。而每当他选择一个微不足道的当代主题去创作的时候,他却又把这种主题处理得干枯无味。当然,硬性地划分福楼拜身上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这只能代表那个时代文学批评的一些成见。

社会历史或外部批评主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以及从福楼拜去世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和美国。出于对十九世纪晚期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剧烈反动等原因,世纪之交的西方批评界(如在法英两国)出现了强烈的宗教复兴,有的批评家甚至指责福楼拜未做基督徒。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在美国的重要批评运动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摩尔(Paul Elmer More)因标举文学是理想和价值的表达而闻名于世,他常常直言不讳地攻击以福楼拜为源头、以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为后继者的纯艺术派,认为这一批艺术家已经将社会和道德价值从自身的美学中排除了出去^②。这类批评中显然仍然回荡着十九世纪道德批评的余响。

2. 从马克思主义到文化社会学批评

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期,出于对战争恐怖的反感,外部批评又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较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在这种批评观看来,中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后取代了封建体系,发展了资本主义,他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对城市无产者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在这种背景下,十九世纪中期的作家们逐渐成为这个道德败坏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看不到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可以坚持,于是以幻灭、失望和虚无主义的方式作出反应,成为萨特所说的第一批“虚无的骑士”。

在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对于福楼拜创作的评论最为深刻。卢卡契当然知道福楼拜不是资本主

^① 瓦莱里,《(圣)福楼拜的诱惑》,见《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② Stephen L. Tanner, *Paul Elmer More: Literary Criticism as the History of Ideas*. Provo: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1987, p. 217.